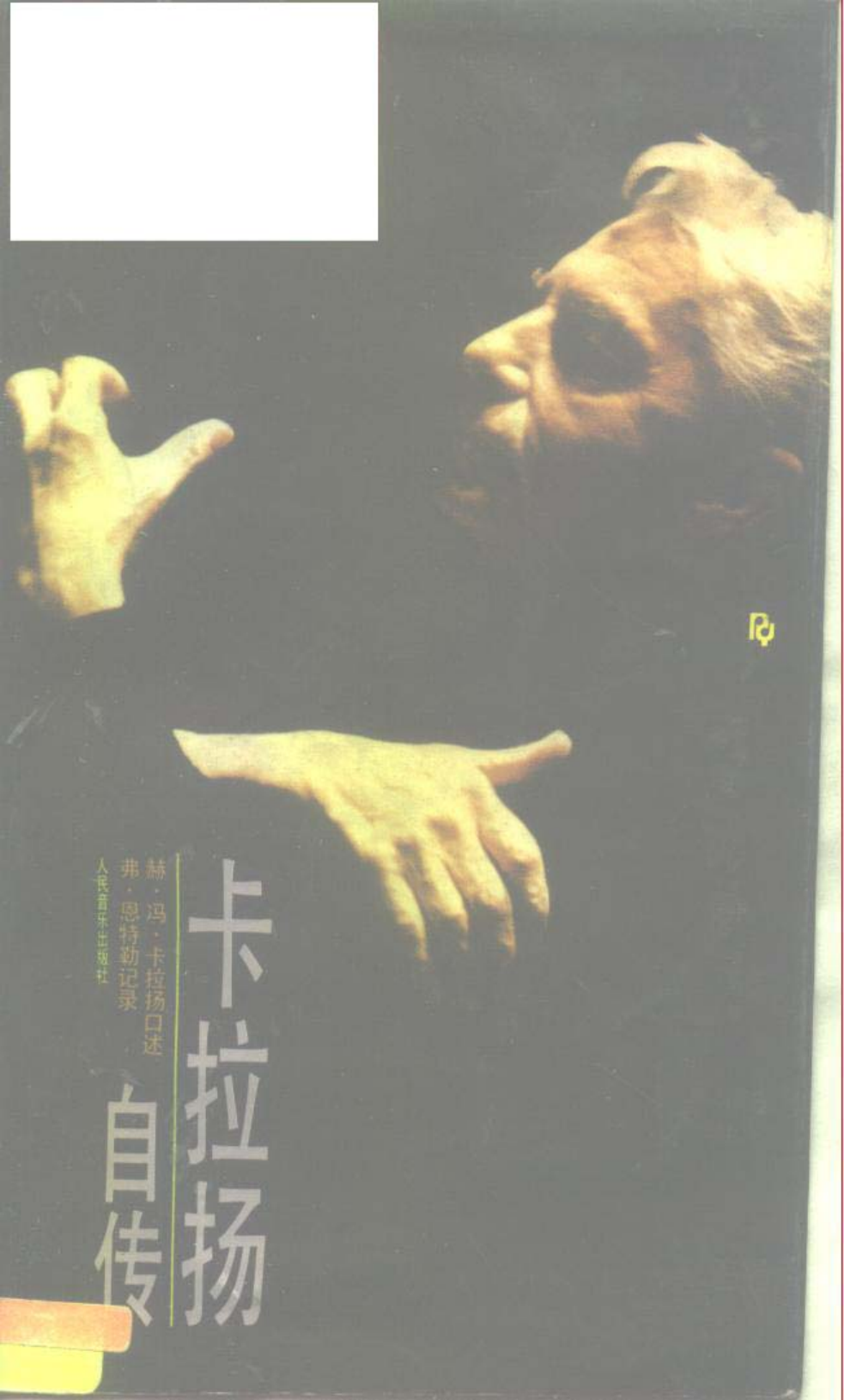




12

卡拉扬

赫·冯·卡拉扬口述
弗·恩特勒记录
人民音乐出版社

自传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2004.10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HERBERT VON KARAJAN
MEIN LEBENSBERICHT

本书根据奥地利维也纳出版社 1988 年版译出

卡拉扬自传

【奥】赫·冯·卡拉扬口述
弗·恩·特勒记录
许 昌 菊 译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5 毫米 32 开 98 千字 4 插页 5 印张

199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585 册

ISBN 7-103-01006-4/J·1007 定价: 4.70 元

前 言

本书录音记录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关于我自己，我不能用文字写出来，我只能叙述。”当我读完我们谈话的完整记录后，我才意识到，在口头叙述与行诸文字的传记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异。许多内容读起来很不相同，许多内容只是近似原意。

难道任何描述人的尝试不都是一种解释吗？不都是对人的解释吗？从写在谱上的音符里获得一种音乐体验以及一种对生活本身的认识，其可能性是非常之多的。可是，谁又有如此胆量能将自己的作品称之为“具有权威性”呢？这里既谈到了写在谱上的音符和被描述的人，也谈到了指挥或对别人发表自己看法的人。如果有人，像我这一次似的，能够帮助别人认识到什么，那么，他，也会像我此次这样，从中获得一些教益。

赫伯特·冯·卡拉扬(签名)

序 言

在1987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上，赫伯特·冯·卡拉扬与“他的”复活节音乐会后新扩大的交响乐队一起，准备在萨尔茨堡大厅举行的开幕式上演出。随后，他不仅要在奥地利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担任指挥，还要为此进行紧张的工作。他要熟悉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并主持这场大型音乐会，他还要与按传统来此客串演出的柏林乐团演出两场交响音乐会。

由于他是音乐节董事会的成员，与前些年相比，他更经常和郑重地被邀参加有关会议。因为，暴露于公众的“紧急危机”愈来愈多，董事会也必须一再对突然出现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反应。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卡拉扬在1987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上作出了许多努力，尽管报纸对此披露甚少。观摩同事们的排练，如导演乔·塔波里或指挥伯恩斯坦的排练也属于他的义务——至少对他说来如此，而这也是他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与音乐节间接有关的事无疑是日本索尼集团公司在安尼夫所建工厂的开工仪式。由于政府和国内经济界的积极参与，该工厂即将投产。卡拉扬与索尼总裁相识已有数十年之久。人们认为，显然是卡拉扬，是他促成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安尼夫建起了这具有吸引力的工厂。

他参加了开工仪式，发表了友好的讲话。他这样做并非为了自己，而是希望新的工作场所更多地有益于公众。

来萨尔茨堡参加夏季音乐节的主要客人此次也想与卡拉扬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指挥本人也是不能回避这一点的。这是否应当提一下呢？他亲自举行与经纪人、导演、舞台设计师，还有其他指挥的会议，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若是按照卡拉扬的意见，在夏天不到六周里的这些活动是不值得一提的。

但是，这位指挥在公众热情而又冒失的注视下完成了这一切。他还得使每一次演出令人满意，让大部份音乐爱好者和几乎所有的职业观察家特别去了解他的健康状况，了解他的活力和干劲，或者说让他们去通报这方面的情况。许多年来，人们相当明确地指责卡拉扬，说他与别的音乐家不一样。1987年夏天，人们也绝不仅仅将他作为音乐家来进行观察、庆贺或拒绝，而是按照许多艺术家以外的标准不断对他进行刻划。

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因为，令他从心底产生反感的不仅是一部为他撰写的传记，也不只是一种对他的生平进行解释的尝试。在这一年的夏季音乐节上，卡拉扬无论如何也要证明，那些通常对他的报导都是荒诞的。因为他通过工作，通过与周围人的一般接触，揭穿了人们所散布的有关他的大部份谎言。因为他在不动声色地这样做，他甚至没有暗示过，人们真应该以另一种态度来对待他。

另一种态度？

本书将完成这一任务。它应该是一部传记体的书，

序言

但它变成了一部自传。我希望，这是指挥家八十年岁月的一部记录文献。

“关于我的生平，从根本说来我只能讲述”，本书根据与他进行的详尽的谈话所作的录音记录撰写和排印而成，这是这部内容广泛的文稿的第一句话，该稿曾经他亲自过目。

“我希望能再有时间写一部关于许多一般音乐问题的书。我有一些手书的札记，但它们早已不太完整，要我找出确切的措词也十分费劲。如果我还有时间，我会花费许多时光来撰写此书。一部就其原意所说的自传我是永远也不能撰写的，对此我只能讲述。”

卡拉扬开始了进一步的尝试，至少是想通过谈话对一切好奇而又冒失的问题给予回答，对那些与他的情况不符的议论和话题作出表示，也就是说真正谈谈他的生平。在三年的时间内，他通过许多次会见和谈话作了这一尝试，并且谈了许多崭新的观点。但是，当他所说的一切以书面形式呈现在他面前时，他又不满意了。“我知道，这都是我说过话，但我现在也知道，我是不会写出这些话来的。我们又涉及到了我在一开始就说起过的问题：关于我的生平我不能撰写，我也不能叙述，我只能提供情况。”

本书的正文暂且是对卡拉扬关于自传这一题目迄今所持态度的反应，这是本书作者和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所进行的内容广泛的谈话。所提问题和不当之处其责任现在不应完全由卡拉扬承担，也应由谈话的另一方负责，虽然有些问题作者并未启齿。在卡拉扬的鼓励下，作者除摘引原话外，也还将观察作为旁注写出，这也可

以理解为是作者与卡拉扬谈话的一部份。

此外，我还承担着这样一个义务：我既不能轻率从事，还应抛弃赢利思想。根据协议，卡拉扬要阅读全书，可以对本书予以批准或拒绝。此书若无他的明确同意是不能出版的。

数月后，如同音乐界以有些委婉的方式所表达的那样，将庆祝卡拉扬的八十大寿。这本关于一个漫长生命的谈话的书是对这一生日的献礼。如果我理解得正确，这也是卡拉扬本人的一份礼物。

目次

前 言	I
序 言	II
在萨尔茨堡的童年	1
在乌尔姆的青年时代	17
亚琛与柏林	29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54
关于维也纳歌剧院	73
复活节音乐会	91
卡拉扬的美丽声响	124
有关卡拉扬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史料 ...	144
有关萨尔茨堡音乐节的若干史料	146

在萨尔茨堡的童年

卡拉扬的崇拜者常常感到对这位指挥家毕生的生活、环境和习惯知之甚少。从前，他们还可以剪下卡拉扬在游艇上或手扶私人飞机方向盘的照片，由此而对他的生活情况进行遐想。近年来，这些照片也从画报上消失了。人们只能在公众场合看到指挥家或导演卡拉扬。这位时时注意和人们保持距离的人竭尽全力使自己周围的一切变得更加平静，更加不引起轰动。

即使是在他诞生的萨尔茨堡——他第一次指挥交响乐队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来都是他重新启步的地方；也是他最终以自己的复活节音乐会的和弦鸣响数十载的地方，在这里，当卡拉扬真正在辛勤工作时，人们几乎无从知晓他是否在这个城市里。

当我再度倾听与卡拉扬的谈话录音时，即使可以说与他已相交两年有余，我也肯定认为，他不仅要求私生活保持绝对平静，而且对此感到愉快。很可能，从前他曾有意与记者保持距离。他也知道，一个世界知名的指挥若是不能满足人们的每一个好奇的询问，那将会产生多少轶闻传说。在他八十周岁之际，若是人们能任他独自集中精力于工作而不去打扰他，他肯定会感到十分愉

快。

只要是卡拉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都必保持宁静。在他周围，他所使用的一切必要的技术辅助工具都只是为了听音乐、口授打字或打电话用。关于他所居住的房屋“风格”，他既不愿提供情况也不愿别人报道。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与公众隔绝开来。即使有人想要描述一下他那朴实无华的工作间，他仅用一句话就会把这种想法打消，因为他不乐意。对他说来理所当然的是，周围的一切必须宁静。当他坐在节目主持人面前，或制作音乐影片，或检查录制好的磁带时，情况的确如此。

他本人未对此作出解释。但他完全同意这种说明，即他的确要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使其在适当的时刻得以释放。他始终把交谈中的废话和过份的表情视为浪费，对需要他付出许多感情的会见他都有意回避。他与自己最亲密的工作人员一起能快捷而又精力集中地工作，有时还会用一句独特幽默的话使大家目瞪口呆。在与必要的客人会见时，他会表现出一个自信的主人颇有节制的礼貌态度。只要与音乐家和各种技术人员在一起，他就近乎解脱了一般。他变得友善了，还能回忆起过去的时光，并能倾听眼前一些职业上的闲话。若是有必要，他还能装出一个不能让人折腾的嘟嘟囔囔的老人模样。不过，只是在他觉得有必要为解决某个艺术上的问题需要消除紧张情绪时，才偶尔开这种玩笑。

他知道，公众对他的家庭生活颇为好奇，他却完全无意满足这种好奇心。在明确为撰写自传所进行的谈话中，有关他的家庭的谈话仅仅写了一页。也许有机会不

时从他嘴里逗出半句话来，但是，尽管他本人谈及其他题目时十分详尽而又坦率，可一旦涉及到此，他便将话题转向富特文格勒、玛·莱因哈德，转向萨尔茨堡音乐节。

许多作家认为，卡拉扬作为一个公众感兴趣的人物，没有权利对自己的私生活保密。我不同意这一观点。我没有试着去了解他的家庭情况或“新奇事”，这是我本人的原因。我总认为，如果你明确感到某个人不想谈什么，而偏要刨根问底，这种行为是不好的；如果对方保持沉默，而我们却由此而得出特别的结论，我认为这也是不礼貌的。

卡拉扬为什么从不详尽地讲述自己的童年，人们对此有许多猜测。我愿对迄今尚未提到的一点作些补充。在其一生经历的讲叙中，也常出现他的父母、出身和祖先等情况。不过，对于这些，他本人业已淡忘，而且不再关心。他不属于那种喜欢多愁善感地怀旧或对旧事难以忘怀的人。因此，提起他的家庭或童年时，他的话总是非常简短。

母亲为何总要他去当银行职员，他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卡拉扬简单地叙述自己父母的情况时，母亲很少出现。显然他只记得母亲那极为荒诞的有关他求职的想法，提起这些他今天还直摇头呢。那时，母亲主持家务，抚养两个儿子，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她对丈夫教育儿子的事没有任何影响，这在君主专制的最后年代也是司空见惯的。我们今天和1900年以后所谈论的妇女解放问题，在1900年前后还没有被多少人谈起呢。卡拉扬这一家是父亲说了算。

“我从父母那里第一次知道音乐是怎样演奏的，童年时代我就体验到，人们可以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演奏音乐。”

关于卡拉扬试图追随兄长沃尔夫冈弹奏钢琴的雄心，人们早已有了足够的描述。在他年事已高后，他更多回忆的是，他曾在合唱队唱歌。“应该说，合唱陪伴了我的一生”，他说。随即，他畅谈起迄今尚无人知晓的他参加萨尔茨堡教堂合唱队的情景，从他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与专业合唱队的接触，在小舞台上用钢琴指挥，一直谈到他与音乐之友协会合唱团的接触，该协会选举他为艺术指导。

他想对自己的生平作出有连续性的解释，这一明显的企图在讲述合唱时意外地获得了完美的成功。“当我终于领导着维也纳合唱团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才是我音乐演出的理想工具。合唱团体现着令人尊敬的传统，19世纪时，合唱团曾使勃拉姆斯与维也纳密切相连。与合唱团一起，我不仅练习了指挥音乐会，而且在数十年里积累了许多保留节目，无数的排练使这些节目得以不断更新和完善。从根本上说，与合唱团一起从不只是排练一个音乐会，而是为以后的许多音乐会进行了排练。后来我们共同巡回演出，不仅将大型合唱作品录制成了唱片和为电影录音，而且还在全世界演出。今天，合唱团已成为我的一支延伸的胳膊。我们每一瞬间都能相互理解。我们无需讨论，我们知道，我们共同的音乐活动永远不会中止。”

卡拉扬本人对许多有时看来轰动世界的事件无动于衷。但他确信，无论是合唱团的团员还是音乐之友都应

记得，尽管对卡拉扬和音乐之城维也纳之间的联系有过可以想象的干扰的时刻，但在这些时刻里，他们却始终保持着某些联系，特别是音乐上的联系。他始终没有中断与维也纳交响乐团和音乐之友协会合唱团的共同演出。他从小就听这两个团体的表演，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学会了如何去评价它们。这两个团体可以向人们夸耀卡拉扬对它们所表示的那尽人皆知的忠诚。对各种音乐演出的回忆不难证明，卡拉扬对合唱满腔热情。

迄今人们对此很少探究，卡拉扬本人也是直到现在才提到这一点。对他来说，在回顾童年和青年时代时，那短暂时期的钢琴神童不再那么重要了。他想得更多的是教堂合唱队的队员，那个名叫卡拉扬的男孩，他本人曾参与合唱。

人们注意到，卡拉扬在排练中，有时在演出时所发出的声音并不具备歌唱家的水平。但是，这位备受赞誉的指挥家比任何人都有把握而又具鼓舞性地陪着歌唱家们一起唱。他通晓与声音有关的一切，也许他本人想要歌唱，这可真是办不到。但他指挥人们用具有多种意义的语言来歌唱。

他说，早年在父母那里他就知道，音乐有多种表达方式，不仅仅只有合唱。他的父亲，这位州立医院的主治医生是一位热情的音乐爱好者，他会弹钢琴，还是一位单簧管演奏员，这使他参加了许多莫扎特音乐学院交响乐队和萨尔茨堡州立剧院乐队的各种活动。

“我不仅记得我们的家庭音乐会，我还能准确地回忆起我儿童时代乐队的音响。我完全知道，任何一个音乐爱好者今天都无法忍受这种乐队的音乐会。为了开一

在萨尔茨堡的童年

场音乐会，人们聚集在一起排练。节目单上的曲子就过那么一次，于是就公开演出了。”在童年时代就生活在萨尔茨堡的卡拉扬的耳朵里，乐队队员只有这么一句话：“这首曲子我们熟悉啦。”

当他重复这句话，并想到这一生中曾多次听过这句话时，明显地由于憎恶而摇头。他认为，虽说自那时以来时代有了变化，各地交响乐队的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音乐家们在他儿童时期所存在的心态却仍然存在。“在我幼年时，大多数著名的大型演出团体在音乐会或歌剧演出的排练方面与萨尔茨堡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情况我是了解的，因为我常来维也纳，听过当时所有音乐家中最优秀演员的演出。根本说来，所有的演出听来很少很少排练过，当时的乐队队员对根本不熟悉的作品简单过完一遍后，也常说那句令人讨厌的话。”

无论怎样说，由于音乐家们必须进行排练，还有卡拉扬作为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的热情，使他有可能在一个小城市里，还在儿时就听到许多保留节目。“城里所有的音乐家都在我父母那里来来往往，父亲常常带我去听交响音乐会。与我准备当一名钢琴学生、当一名演奏家的最初时刻相比，我更能回忆起这段时光。我曾是一个所谓神童，但我从未为成为一个神童去耗费力气。”

有许多事情证明卡拉扬对自己在萨尔茨堡的演出很不在意。他可能是个神童，一个未来的钢琴家。但他并未成为一个钢琴家，因此，最初的尝试实际已被忘却，也没有什么意思。这一切并未影响到他与兄长沃尔夫冈的“竞争”。哥哥是在他以前学的钢琴，毕生从事于管风

琴演奏。

“我的哥哥先于我学习音乐，先于我研究技巧。尽管如此，到了一定阶段，我们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在好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基本上没有往来。”卡拉扬并未叙述他那位在1987年去世的兄长的情况，而是通过谈起他说到了巴赫这个题目。他详细而又热情地谈到格·古尔德。他认为，古尔德演奏的《赋格的艺术》堪称表率，卡拉扬对他的生活和演奏音乐的方式表示了满腔的热情。

“古尔德是怎样一位钢琴演奏者，怎样的一位音乐家啊！你若是听他的录音，你便会感受到这一切：他找到了正确表现速度的方式，他对乐器的正确处理，他对巴赫艺术结构的透彻了解。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不愿公开演出，并建立了自己的录音室，因为他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表演。具有他这种能力的钢琴家只有如此才能生存。我常希望与他合作，他的逝世是世界的一大损失。”

卡拉扬是萨尔茨堡人，但他是一个在维也纳积累了足够经验的萨尔茨堡人。

“我的叔父是联邦剧院的业务经理。这就是说，所有的楼房皆属他管辖。对于我们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到维也纳来，我们总可以利用他在歌剧院的办公处，而我们是常常到维也纳来的。我本人生长在一个小城镇，但我当时就清楚地知道，在维也纳歌剧院和音乐家协会里，人们是怎样演奏音乐的。勿需多长时间我就认识到，毫无疑问，维也纳是我们音乐家的‘麦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每晚都能看到理想的演出或听到理想的

音乐会。”

卡拉扬对音乐史不感兴趣。但他认为，19世纪的音乐演出总的说来是粗糙的，但也有些著名的例外，如迈林格皇宫乐队就的确属于例外。今天，人们认为演奏的准确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这是在本世纪过了很久以后才被人们崇尚的。他生活在萨尔茨堡，还是一个孩子和小伙子时就经历了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最初年月。当第一批狂热的排练者在萨尔茨堡工作时，卡拉扬是在场的。那时有导演玛·莱因哈德，后来又有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同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参与者，他对整个音乐节至为关心，以致能窥见该组织的全貌。他能极有权威地判断，在过去五十年或六十年里从根本上来说，变化甚微。

“音乐节从创建一开始我就参加了。先是在儿童合唱团，后来跑龙套，再后来成了音乐学院的学生，以后在幕后为合唱队或舞台音乐效力。这就是说，从孩童时代起我就知道音乐质量真正意味着什么。”他紧接着说：“再说，萨尔茨堡音乐节当时总依附于一、两个人。我知道，人们谈论托斯卡尼尼，当有人也要安排富特文格勒指挥时，他怎样大发雷霆。托斯卡尼尼宣布，萨尔茨堡音乐节任何时候都属于他，要指挥哪一部歌剧由他自己决定，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人们只是把他所希望指挥的歌剧按照他所希望演出的时间写在节目单上就是了。布·瓦尔特也和他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他来到这里以和善的口气问道，他想演出《奥伯龙》，不知这在萨尔茨堡适宜否？不言而喻，人们得顺从他的意志，安排他所希望的演出。对于这一切他不声不响却又
